

血证论

清·唐宗海 原著

欧阳兵 李文华 韩涛 点校

实用
中医
古籍
丛书



血证论

清·唐宗海 原著

欧阳兵 李文华 韩涛 点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证论/(清)唐宗海原著;欧阳兵,李文华,韩涛
点校.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5

(实用中医古籍丛书)

ISBN 7-5308-3360-X

I 血... II .①唐...②欧...③李...④韩...

III .血证—研究 IV .①R25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2839 号

责任编辑:于伯海 李 彬

版式设计:雒桂芬 周令丽

责任印制:白彦生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胡振泰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电话 (022)27306314

河北省昌黎县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27 000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定价:8.00 元



内 容 提 要

《血证论》为清末著名医家唐宗海所著，是一部论治各种血证的专书。全书8卷，首卷总论阴阳、水火、气血、男女之异同以及脏腑病机、脉证生死、用药宜忌等。2~5卷详论32种血证的病证特点及治疗方药。6卷阐述失血兼见证40余条。7~8卷编列本书引用各方200余，并附以方解，便于检索。该书承《灵》、《素》，下撷历代各家，专论血病证治，条分缕析，辨别疑似，论证用药，颇具特色。书中对血证的阐释独具精思，每有创建，成书后，一直为医家所重视，不失为中医临证各科的上佳之作。

点校说明

唐宗海(1862~1918),字容川,四川彭县人。中西医汇通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除本书以外,尚有《中西汇通·医经精义》等。《血证论》撰成并刊刻于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后累经再版,现今传世版本达20余种之多,足见其影响颇大,为后世所重。

一、本次点校,经反复比较筛选,确定以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简称“千顷堂本”)为底本,以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唐氏刻本(简称“唐氏刻本”)为主校本,以1937年上海中国文学书局铅印本《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之中的《血证论》(简称“中国文学书局铅印本”)为参校本。

二、本次点校以对校、本校为主。凡属底本与校本不一致,而显系底本误、脱、衍、倒者,即改正原文,出校记说明。

三、点校采用简体横排形式,并加标点。

四、书中古今字、异体字,原则上以规范简体字律齐,不出校记。如“寔”改作“实”,“隄”改作“堤”,“煖”改作“暖”,“歟”改作“咳”等。

五、原书目录与正文有出入者,以正文律齐,不出校记。

六、原文段落不清,今据文意适当划分,不出校记。

七、原书卷首署名多不一致,为保留原貌,未做统一。

自序

先君子体羸善病，故海早岁即习方书，有恙辄调治之。癸酉六月，骤得吐血，继复转为下血。查照各书，施治罔效。延请名宿，仍无确见，大约用调停之药以俟^①病衰而已。因此遍览方书，每于血证，尝三致意。时，里中人甚诟乡先辈杨西山先生所著《失血大法》得血证不传之秘，门下抄存，私为鸿宝。吾以先君病，故多方购求，仅得一览。而其书议论方药究亦未能精详，以之治病，卒鲜成效。乃废然自返，寝馈于《内经》、仲景之书，触类旁通，豁然心有所得，而悟其言外之旨，用治血证，十愈七八。今先君既逝，而荆妻冯氏又得血疾，亲制方剂，竟获安全。慨然曰：大丈夫不能立功名于天下，苟有一材一艺，稍足补救于当时，而又吝不忍传，陋哉！爰将失血之证，精微奥义，一一发明，或伸古人所欲言，或补前贤所未备，务求理足方效，不为影响之谈。书成，自顾而转憾悟道不早，不能延吾父之寿也。然犹幸此书之成，可以救天下后世也。

时光绪十年岁在甲申重九后一日容川唐宗海自序

^① 俟(sì 四)：等待

凡 例

一、血证自古绝少名论，故是书条分缕析，务求精详。间有烦文冗字，意取明显，故不删削。

一、时贤论及血证，率多影响。是书独从《内》、《难》、仲景探源而出，发挥尽致，实补唐以下医书之所不逮。故除引经之外，余无采录。亦间有一二暗合者，皆系偶同，并非掠美。识者鉴之。

一、是书分别门类，眉目极清。即不知医者，临时查阅，无不了然，最便世用之书。

一、是书议论多由心得，然其发明处，要皆实事实理，有凭有验，或从古圣引伸，或从西法参得，信而有徵之说也，并非杜撰可比。

一、是书单为血证说法，与杂证不同。幸勿执彼例此，亦幸勿以此议彼。

一、是书单论血证，外有中西医判六经方证通解两书，始于杂证，推阐无遗，今已刊出，惟希再求赏析。

目 录

血证论一卷	(1)
阴阳水火气血论	(1)
男女异同论	(4)
脏腑病机论	(7)
脉证死生论	(13)
用药宜忌论	(14)
本书补救论	(15)
血证论二卷	(17)
吐血	(17)
呕血	(31)
咯血	(33)
唾血	(34)
咳血	(36)
鼻衄	(43)
脑衄	(46)
目衄	(47)
耳衄	(48)
齿衄	(49)
舌衄	(49)
大衄	(50)
零腥	(50)

吐脓	(51)
血证论三卷	(53)
汗血	(53)
血箭	(55)
血痣	(55)
血瘙	(56)
疮血	(56)
创血	(58)
跌打血	(60)
血证论四卷	(63)
便血	(63)
便脓	(67)
尿血	(74)
经血	(75)
崩带	(77)
产血	(79)
血证论五卷	(83)
瘀血	(83)
蓄血	(87)
血臌	(87)
经闭	(88)
胎气	(90)

血证论六卷	(95)
癆瘵	(95)
咳嗽	(96)
发热	(99)
厥冷	(101)
寒热	(102)
出汗	(102)
发渴	(103)
心烦	(104)
卧寐	(105)
喘息	(107)
呃哕	(109)
痰饮	(109)
痞满	(111)
肿胀	(112)
怔忡	(113)
惊悸	(113)
健忘	(114)
恍惚	(115)
晕痛	(116)
眼目	(117)
耳病	(118)
口舌	(118)
咽喉	(120)
声音	(120)

腹痛	(121)
痹痛	(121)
痿废	(122)
遗精	(122)
淋浊	(124)
便闭	(125)
泻泄	(126)
饮食	(127)
感冒	(128)
痉掣	(129)
暑疫	(130)
食复	(130)
劳复	(131)
时复	(132)
房劳复	(133)
附:抱儿痲论	(134)
血证论七卷	(139)
血证论八卷	(164)

血证论一卷

蜀天彭县容川唐宗海 著

夔门邓其章云航 参校

阴阳水火气血论

人之一身，不外阴阳，而阴阳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水即化气，火即化血。何以言水即化气哉？气著于物，复还为水，是明验也。盖人身之气，生于脐下丹田气海之中，脐下者肾与膀胱，水所归宿之地也。此水不自化为气，又赖鼻间吸入天阳，从肺管引心火下入于脐之下，蒸其水，使化为气。如《易》之坎卦，一阳生于水中，而为生气之根。气既生，则随太阳经脉布护于外，是为卫气，上交于肺，是为呼吸，五脏六腑，息以相吹，只此一气而已。然气生于水，即能化水，水化于气，亦能病气。气之所至，水亦无不至焉。故太阳之气，达于皮毛则为汗，气挟水阴而行于外者也。太阳之气上输于肺，膀胱、肾中之水阴，即随气升腾而为津液，是气载水阴而行于上者也。气化于下，则水道通而为溺，是气行水亦行也。设水停不化，外则太阳之气不达，而汗不得出，内则津液不生，痰饮交动，此病水而即病气矣。又有肺之制节不行，气不得降，因而癰闭滑数，以及肾中阳气不能镇水，为饮为泻，不一而足，此病气即病水矣。总之，气与水本属一家，治气即是治水，治水即是治气。是以人参补气，以其生于北方，水中之阳，甘寒滋润，大生水津，津液充足，而肺金腴润。肺主气，其叶下垂以纳气，得人参甘寒之阴，内具阳性，为生气化水之良品，故气得所补益焉。即如小柴胡，仲景自注云：上焦得通，津液得下，

胃气因和。是通津液，即是和胃气。盖津液足，则胃上输肺，肺得润养，其叶下垂，津液又随之而下，如雨露之降，五脏戴泽，莫不顺利，而浊阴全消，亢阳不作，肺之所以制节五脏者如此。设水阴不足，津液枯竭，上则痿咳，无水以济之也；下则闭结，制节不达于下也；外则蒸热，水阴不能濡于肌肤也。凡此之证，皆以生水为治法，故清燥救肺汤生津以补肺气，猪苓汤润利以除痰气，都气丸补水以益肾气。即如发汗，所以调卫气也，而亦戒火攻以伤水阴，故用白芍之滋阴，以启汗原；用花粉之生津，以救汗液。即此观之，可知滋水即是补气。然补中益气汤、六君子、肾气丸是皆补气之方也，何以绝不滋水哉？盖无形之水阴，生于下而济于上，所以奉养是气者也，此水则宜滋；有行之水质，入于口而化于下，所以传道是气者也，此水则宜泻。若水质一停，则气便阻滞，故补中汤用陈、术以制水，六君子用苓、半以利水。肾气丸亦用利水之药以佐桂、附，桂、附以气药化水，苓、泽即以利水之药以化气。真武汤尤以术、苓利水为主。此治水之邪即以治气，与滋水之阴即以补气者，固并行而不悖也。且水邪不去，则水阴亦不能生，故五苓散去水邪，而即能散津止渴，并能发汗退热，以水邪去则水阴布故也。然水阴不滋，则水邪亦不能去，故小柴胡通达津液，而即能下调水道。总见水行则气行，水止则气止。能知此者，乃可与言调气矣。何以言火即化血哉？血色，火赤之色也。火者，心之所主，化生血液以濡周身。火为阳而生血之阴，即赖阴血以养火，故火不上炎，而血液下注，内藏于肝，寄居血海，由冲、任、带三脉行达周身，以温养肢体。男子则血之转输无从觐①

① 觐(chān)：看、窥视。

验,女子则血之转输月事时下。血下注于血海之中,心火随之下济,故血盛而火不亢烈,是以男子无病而女子受胎也。如或血虚,则肝失所藏,木旺而愈动火,心失所养,火旺而益伤血,是血病即火病矣。治法宜大补其血,归、地是也。然血由火生,补血而不清火,则火终亢而不能生血,故滋血必用清火诸药。四物汤所以用白芍,天王补心汤所以用二冬,归脾汤所以用枣仁,仲景炙甘草汤所以用寸冬、阿胶,皆是清火之法。至于六黄汤、四生丸则又以大泻火热为主,是火化太过,反失其化,抑之即以培之,清火即是补血。又有火化不及而血不能生者,仲景炙甘草汤所以有桂枝以宣心火,人参养荣汤所以用远志、肉桂以补心火,皆是补火生血之法。其有血寒血痹者,则用桂枝、细辛、艾叶、干姜等禀受火气之药以温达之,则知治火即是治血。血与火原一家,知此乃可与言调血矣。夫水、火、气、血固是对子,然亦互相维系,故水病则累血,血病则累气。气分之水阴不足,则阳气乘阴而干血;阴分之血液不足,则津液不下而病气。故汗出过多则伤血,下后亡津液则伤血,热结膀胱则下血,是水病而累血也。吐血咳血必兼痰饮,血虚则精竭水结,痰凝不散。失血家往往水肿,瘀血化水亦发水肿,是血病而兼水也。盖在下焦,则血海膀胱同居一地;在上焦,则肺主水道,心主血脉,又并域而居;在躯壳外,则汗出皮毛,血循经脉,亦相倚而行,一阴一阳互相维系。而况运血者即是气,守气者即是血。气为阳,气盛即为火盛;血为阴,血虚即是水虚。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必深明此理,而后治血理气,调阴和阳,可以左右逢源。又曰:血生于心火而下藏于肝,气生于肾水而上主于肺,其间运上下者,脾也。水火二脏,皆系先天,人之初胎,以先天生后天,人之既育,以后天生先天,故

水火两脏，全赖于脾。食气入胃，脾经化汁，上奉心火，心火得之，变化而赤，是之谓血。故治血者，必治脾为主，仲景炙甘草汤皆是此义。以及大黄下血，亦因大黄秉土之色，而大泄地道故也；地黄生血，亦因地黄秉土之润，而大滋脾燥故也。其余参、芪运血统血，皆是补脾。可知治血者必以脾为主，乃为有要。至于治气，亦宜以脾为主。气虽生于肾中，然食气入胃，脾经化水，下输于肾，肾之阳气，乃从水中蒸腾而上。清气升而津液四布，浊气降而水道下行。水道下行者，犹地有江河，以流其恶也。津液上升者，犹土膏脉动，而雨露升也。故治气者必治脾为主。六君子汤和脾利水以调气，真武汤扶脾镇水以生气，十枣、陷胸等汤攻脾夺水以通气，此去水邪以补气之法也。又有水津不灌，壮火食气，则用人参滋脾以益气，花粉清脾以和气。凡治气者，亦必知以脾为主，而后有得也。李东垣治病以气为主，故专主脾胃，然用药偏于刚燥。不知脾不制水固宜燥，脾不升津则宜滋，气分不可留水邪，气分亦不可无水津也。朱丹溪治病以血为主，故用药偏于寒凉。不知病在火脏宜寒凉，病在土脏宜甘缓也。此论不专为失血立说，然治血者必先知之，而后于调气和血，无差爽云。

男女异同论 参看经血胎产门。

世谓男子主气，女子主血，因谓男子血贵，女子血贱。并谓男子之血与女子不同，而不知皆同也。其不同者，女子有月信，男子无月信，只此不同而已矣。夫同是血也，何以女子有月信，而男子无月信哉？盖女子主血，血属阴而下行，其行也，气运之而行也。女子以血为主，未尝不赖气以运血。气即水化，前论已详。气血交会之所，在脐下胞室之中，男子谓之丹

田,女子谓之血室,则肝肾所司,气与血之总会。气生于水而化水,男子以气为主,故血入丹田,亦从水化,而变为水。以其内为血所化,故非清水,而极浓极稠,是之谓肾精。女子之气,亦仍能复化为水,然女子以血为主,故其气在血室之内,皆从血化,而变为血,是之谓月信。但其血中仍有气化之水液,故月信亦名信水。且行经前后,均有淡色之水,是女子之血分,未尝不借气分之水,以引动而运行之也。知此,则知男子之精属气属水,而其中未尝无血无火;且知女子之经属血属火,而其中未尝无气无水。是以男子精薄,则为血虚;女子经病,则为气滞也。问曰:男子主气,女子主血,其中变化,诚如兹之所云矣。而女子何以必行经,男子何以不行经?答曰:经血者,血之余也。夫新故乘除,天地自然之理,故月有盈亏,海有潮汐。女子之血,除旧生新,是满则溢,盈必亏之道。女子每月则行经一度,盖所以泄血之余也。血主阴而下行,所以从下泄而为经血也。至于男子,虽无经可验,然亦必泄其余。男子以气为主,气主阳而上行,故血余不从下泄而随气上行,循冲、任脉上绕唇颐,生为髭须,是髭须者,即所以泄血之余也。所以女子有月信,上遂无髭须,男子有髭须,下遂无月信。所主不同,升降各异,只此分别而已矣。义出《内经》,非创论也。世谓男女血迥不同,岂知变化之道哉?夫必明气血水火变化运行之道,始可治气血水火所生之病。女子要血循其常,男子亦要血循其常。若血失常道,即为血不循经。在女子虽无崩带,亦不受胎;男子虽无吐衄,亦不荣体。至失常之至,则女子未有不崩带,男子未有不吐衄者也。故女子血贵调经,男子亦贵调经。但男子吐衄,乃上行之血,女子崩带,乃下行之血,不可例论耳。然使女子吐衄,则亦与男子无殊;男子下血,则亦与